

cmchao / May 11, 2010 08:03AM

[從部落歌謠到電音創作—遇見都蘭音樂人Suming](#)

從部落歌謠到電音創作—遇見都蘭音樂人Suming 週四, 2010-05-06 23:52

文 / 劉美妤

引自破報

剛開始看圖騰樂團的表演時，我總是整場又哭又笑。一下被〈我在那邊唱〉的綿綿鄉愁感動得流淚，下一秒Suming卻又開始亂唱著「我家門前有小河，後面有山坡，山坡上面墓仔埔...墓仔埔，女鬼多，嚇得我發抖，其中一個向我招手，我就—跟—她—走—」這樣的惡搞歌曲，笑倒一地聽眾。來自台東都蘭部落的圖騰樂團主唱兼木吉他手舒米恩·魯碧（Suming Rubi），他的歌聲令人想起草原和海洋，有著陽光和煦的民謠風味；他的表演總是充滿無厘頭的笑點，31歲了仍有著大男孩般親切而微微靦腆的樣子，自稱用娃娃臉騙了很多。去年，Suming錄製並拍攝〈Kayoiing!〉（美少女）這首歌的MV，風格和先前落差極大，明亮的旋律搭配電子碎拍，這首用阿美族語寫成的「把妹歌」在都蘭的藍天白雲、少年少女畫面映襯下，格外青春可人。〈Kayoiing!〉也呈現出語言特色，有別於國台語一字一音的聲韻，阿美族多音複雜的語句和嘻哈風格更合拍。

在去年的實驗之後，今年5月中他將發行個人專輯—計畫許久的全阿美族語創作專輯。Suming笑道，這是對自己的挑戰，也是對聽眾接受度的全新挑戰。「現代音樂風格的全族語專輯」，這更意味著演唱會的歌單也幾乎清一色是族語歌曲，這個概念冒了極高的市場風險，然而在Suming堅持下，彎的音樂同意發行，他總算得到一個嘗試的機會。

讓傳統活在當下

阿美族語，能融進電音與嘻哈嗎？Suming在這張專輯的11首歌曲中有10首創作歌曲，採用多種不同元素，有2首電音歌曲，也不乏使用阿美族複音唱法，有清唱，也加入蘆葦笛等傳統樂器。專輯中僅有一首由傳統歌謠改編，就是最廣為人知的〈老人飲酒歌〉。「很像偷穿大人的衣服！」Suming不好意思地笑說，「我想做一個比較刺激的選擇！」古老的歌謠對年輕人有距離，距離愈遠，就愈容易消失。Suming說，想把它變得貼近，讓大家覺得：「連Suming都能唱，我為什麼不能唱？」

「原住民音樂一直被定義在民族音樂，或者到陳建年、紀曉君或王宏恩的民謠風格，但這十年來好像停滯不前。這些東西變成經典，但後繼無人，這樣不對，原住民的東西不能只在那裡。這個時代有這個時代的音樂語言，我想把原住民的元素放進去，看看大家能不能接受，尤其是住在都會的人。我要提供聽眾不同的選擇，讓大家不是只一味接受洗腦！」

談起為何使用電音、嘻哈這些元素，Suming說，一開始冒出這個念頭，是因為被溫嵐、張震嶽帶去pub玩時，他發現不論台灣人、外國人都一樣聽電音、隨著音樂起舞，「反正聽不懂嘛，就試試看啊！」於是他把電音元素加入阿美族語言、傳統吟唱方式，「各族特色不同，阿美族最豐沛的東西就是歌舞，我們MV也自己編舞。」

一開始，Suming擔心的是自己的族語能力。去年他錄完〈Kayoiing!〉之後，請都蘭部落的頭目驗收。他不敢問頭目的感想，不過至少頭目點頭說：「聽得懂。」這樣他就放心了。這首歌在去年的豐年祭上播放給青少年跳舞，「我想去營造大家喜歡自己的氛圍，」Suming說，很多原住民對自己沒信心、容易覺得「隨便啦...」就放棄了，但他想推動原住民傳統文化走出自己的路、結合時代脈動以得到廣泛喜愛，並給原住民孩子更多自信。

不可諱言地，台灣原住民文化長期受社會忽略，近年雖然漸獲重視，但仍舊侷限在少數群體及觀光取向的「山地鄉風情」，土地政策和教育體制更是處處不利於成長在部落的孩童。各原住民部落也面臨人口外流、傳統技藝失傳的困境。部落的青年、少年如何找回自己的聲音？製作這張專輯時，Suming找了都蘭部落的青年們和弟弟妹妹一起幫忙，「大家都覺得我要找長輩，但太多田野調查都記錄長輩。他們是源頭沒錯，但我是在創作，不是記錄，所以都找年輕人一起做。」〈Kayoiing!〉和之後另一首歌，他都要找都蘭部落少女少男跳舞錄製MV，專輯中合唱都是都蘭部落青年們一起完成的—在錄音室裡靠著聊天和適量的飲酒打開情緒，在自然的狀態中錄下即興吟唱。「可是錄完都沒給他們聽，怕他們意見很多...吼不行啦，錄音室要錢欸！」

雖然專輯融入部份嘻哈音樂元素，但沒有饒舌。Suming說，阿美族語沒有這種傳統，「我們用唱的。阿美族的唱歌方式沒有那麼直接，如果我很難過或很開心，情緒強烈到沒有語言能形容，就是Hohaiyan-Hoiyan這樣。」用虛詞吟唱表達情緒的傳統，在這張專輯裡保留。「其實有個規則的，我在傳統規則裡即興，試著去抓住這種精神。」

流浪回部落

從小在都蘭長大的Suming卻是長大之後才回頭學習部落歌謠的。就像許多青少年逃避原生家庭的歲月，他在高中時離家，便開始抗拒回家，對家沒有歸屬感。「那段時間，回家也感覺像在流浪。」直到大學休學時回去參加豐年祭，才忽然覺得「好像有個可以依靠的地方」。而後當兵，遇到人生最低潮的一段時期，對家鄉的認同感逐漸產生。走過這段挫折的日子，在快退伍時結識阿新、一同組了圖騰樂團，Suming對音樂的積極和堅持才終於成形。

目前Suming也在都蘭部落帶領巴卡路耐（約15到20歲的年齡階層）青少年學習傳統技藝。雖然從小就會做傳統竹編，但其他許多技藝都是前幾年才開始向長輩學習的，現在也仍處於「邊教邊學」的狀態，尤其因為阿美族是母系社會，女性要學的技藝非常複雜，Suming才發現外婆的藥學知識驚人，「我希望那些小女生能學起來，可是以後就靠文獻了吧。」

帶弟弟妹妹邊玩邊學，「我想幫他們種下回憶。」他說，這些回憶會變成認同的種子，當這些年輕人認同了自己的文化，就不會離開這片土地。

相較於台灣其他電音、嘻哈音樂創作人，Suming著重的是保留傳統文化的精神。問到是否碰觸原住民相關的社會議題，Suming提起自己在熱中參與議題時產生的反省。他認為，原住民議題只和少數人切身相關，很難引起廣泛的共鳴。「那時我也買那些T-shirt，但覺得...好醜喔，都沒拿出來穿。這不能怪他們啦，可是我在想，應該可以先做出大家都喜歡的歌、很好看的T-shirt，這樣會比較有影響力。」

他顯然不像巴奈那樣投入抗爭，他的嘻哈也和以饒舌進行社會批判的拷秋勤樂團截然不同。但他想從「喜歡」開始，唱自己的歌，讓更多人聽見原音。在台灣，無論是漢人還是原住民小孩子，幾乎個個都能來上一段sorry sorry的舞步—漢人不懂原住民族語如同不懂韓語，在高度接受異國文化影響的台灣社會，Suming或許能這樣以創作，種植當代原住民的在地聲音。
